

增補資治通鑑

第二函  
十五冊

蘇子卿

PDG

新刊趙田丁凡袁先生編纂皇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四

○西晉紀都河南洛陽近陝西故曰西晉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諱炎字安世河南人司馬懿之孫昭之子也襲封晉王末幾滅魏稱帝并蜀吳郡洛陽

在位二十五年而崩詩五十五○按司馬懿遊之傳實非正統必并蜀吳後混一寓內題以帝制紀之前此推書晉王諱按綱目其例斷以太康元年為始云

張悌死節

綱庚子太康元年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

伐吳所向皆克

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王皓出降○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

出橫江攻吳鎮戍戍傷遇反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積要害處積七

鐵鎖橫江

水消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錐朱推反長丈餘暗置江中以

逆拒舟艦濬作大筏筏房越反編竹數十合善水者以筏先行遇

鐵錐輒著筏而去著附略反置也又作大炬火把曰炬東葦為之灌以麻油遇鎖

孫部眾畔親離王

請行軍無退勝敗

之勢固已昭然鐵

領錫難安能為守

望船直下摧枯拉

朽不符燧擊數計

矣然所云大炬燒

領主免道誦江水

之中炬如何燃燄

頃書只在達理

曠世一事

為見童時

為不相識

板

吳王且少可符而

帛櫛者且謂宜後

來冬若非預力掛

草誤為之主時主

漸離更略必為王

河所製尉安之

流東下成功刻且

平武帝公濟

燃炬燒之須與融液斷絕融燄氣上出於是船無所礙濟遂克由

陵荆門今荆州府夷道諸城杜預遣周旨等帥騎夜渡江襲樂鄉

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巴山在歸州巴東縣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

渡江也預遂克江陵預謂諸軍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猶着手力也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

又與王濬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

程異人於塗炭振旅還都者振整也旅衆也出日治兵舉者在前尊

亦曠世一事也濟大悅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王使丞相張悌

沈瑩諸葛靚帥眾逆戰大敗靚迎涕欲共遁去悌流涕曰仲思諸葛

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使為卿家丞相所識諸葛拔

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耶靚流

馬張

常恐

不得

其死

負名

賢知

顧今

以身

殉社

稷復

何遁

耶靚

流

涕

曰

仲思

節反任將不再讓  
至傾事杜預營造  
建業之計實為扼  
要不愧平吳首功

風利不得

泊

王濬入石

頭城

張榜審於

處死

賢者之知

難過

張榜非吳

臣第一流

張榜可謂

烈丈夫

保天下國

家常正其

心

涕而去後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涕遂為晉兵所殺并斬瑩等吳人

大懼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以請降濬州師過三山三山在太平

渾遣人要濬整過論事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濬鼓譟入於石

頭諫羣呼也石頭城吳王皓面縛與親諸軍門降

發明孫皓罪浮於傑張悌知其敗亡而為之恨不足以言觀然

舉渾濬爭功今觀此書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

山降則其功固有歸矣此論功行賞之斷案也

胡致堂曰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故甚於報爵祿之寵以爵

謂烈丈夫矣豈與姦邪偷合之流始則屈身以負名賢知顧可

迹依尚正道收拾才望以美其譽既得所欲乃盡變前之為反

轉之與蘇合哉又曰思保天下國家者常正其心使極於清  
明莫能蔽欺則雖少康一旅足以視夏配人劉秀驕牛足以興  
復漢室何况中天下而立撫四海之眾孰得而窺覬之苟為不  
然靈臺憤憤則棄賢保姦不恤百姓絕忠諫之路長禍亂之階

討逆直英

才

帥友忠賢

吳文帝明而有勇

此羊太傅之功

張華以為進獨張華必克遺使餘吳詩此

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江山足憑兵甲尚衆亦不免於面縛啣壁為臣虜也可不畏哉

歷年圖曰

破虜堅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躒洛川洗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策以童子提一旅之衆

揮馬箠以正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友

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懼

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累世實

矣侯官景帝皆明慧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復殘虐深於傑

紂求欲不

亡得乎

### 右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自朝廷問吳已平羣臣皆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羊之功

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而流涕曰昔討逆孫策弱冠以一校尉創

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臣皆以為未可轉

進獨張華必克

遺使餘吳詩此  
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

孫皓愚闇數語差

聖人意然以面縛

受爵之人懼罪不

暇直云亦設此座

是自取禍至此時

能為此語必其不

降死社稷矣此語

恐非當時實錄

書法書除苛政子著以吊民之師也

五月引見歸命侯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

久矣皓曰臣於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

方鑿人目剝人面皮皓宴臣令沈醉或糾其失者鑿其目剝其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

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

封拜平吳功臣○時王濬之人建業也明日王渾乃濟江以

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

由是事得解渾與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

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自以功

大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

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

王渾私意獨忌初  
喉阻甚豈濬何  
統指示可比安得  
列為上功武帝無  
知劉頌之失而不  
能鑒別是非仍優  
渾得色何以示大  
公子

范通規諫  
王濬何如

蔣生所以  
屈廉頗

秦秀訟王  
循之屈

杜預安不  
忘危  
用兵制勝  
諸將莫及

吳連南平反制未  
請北境又多寇警  
豈得高節領兵此  
武帝志滿淫荒之  
漸杜預講武屯田  
申明戒守可謂

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乎

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蔣

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濟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

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福小也博士秦秀等上

書訟濟之屈帝乃遷濟鎮軍大將軍馬按廉并之勝晉三帥皆讓

其不讓甚矣汝汝之晉書唐彬與濟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

必降未至建業三百里遂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

舉嗚呼渾濟視彬有餘愧矣此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言射無力

甲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

震了凡曰羊祜杜預同朝氣合決策平吳實相後先而祜身不  
知決策幃帳折衝難固自有人  
哉彼棄瓢屨策者終豈兼晉小

詔罷州郡

兵

刺史知庶  
氏故事

山海康嶽

武帝

刺史復兼  
兵民之政

山濤名言

晉王胎謀

詔罷州郡兵。○鑑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

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于戈韜戢皆藏也刺史分職皆知漢氏故

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

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

聽及永寧永寧晉惠帝年號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

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蔡老按

書山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然不能用

采潛溪曰韜弓釁鼓然兵猶藏於農也奈何晉平吳之後遂去

州郡武備及永寧以後賊盜賊羣起州縣無備不能禽制蓋貽謀之不善也

陳止齋曰天下不可以近慮謀之也以近慮謀天下而不謀天

開也將以固且難合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於隄防其易開之懷亦不可撤其備而示以可乘之間昔晉之平吳非晉之福



之未善

卷十四

也唐之得兩河於季世亦非唐之盛事也武帝後然自以爲無虞不聽山濤之諫而去州郡之兵蕭儉段文昌之屬亦無永圖競爲假武之談以中穆宗偷安之欲藩鎮甲士君彫月耗一旦盜起未寧禍發燕趙而國家無誰何之者晉禮遂以不久唐之故壤復陷盜淵嗚呼爲天下慮而使淺謀卑見次也

晉王選吳伎入宮

綱辛丑二年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

車晉王乘羊

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

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璠濟始用

時人謂之三楊

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

知而不能改

帝王與天同運

發明計耳晉武而知此將蚤夜不遑烏有遊宴後廷之失哉

帝王爲社稷生靈計

丁南湖曰亡國之妖物取國者之所忌也故漢高揖棄秦之宮室婦女遂成四百餘年之大業董卓淫蒸漢之妃嬪

公主遂須臾而滅晉武帝平吳一統其業亦似漢高矣而納吳宮人其德乃似董卓乎况羊車之制自此創作則荒淫之行莫

此為甚是以樂其淫者九年而即崩延其國者一傳而即壞子謂晉之大兵赫赫以滅吳而吳之妖女冥冥以滅晉此造化報施之巧非智士莫能窺也

郭欽論徙戎

鑑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鮮卑本山名東胡之別種多處之塞

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

戎狄彊獷彊暴橫也獷若犬歷古為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

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雜胡謂戎狄之在塞內諸郡者雜居不一峻四夷出入之

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吳養心曰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由始觀郭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鑑壬寅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

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

桓靈不聞此言有直臣固為勝之

楊等弄權以此言之始不知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

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長策

直臣固爲勝之

鑑後將軍王愷

文明皇弟散騎常侍石崇

苞之子也

二人皆富於財競以

奢侈相高

愷以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石赤脂帝每助愷嘗

王愷石崇鬪高鐵如意碎珊瑚

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評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爲疾己之實崇曰不足爲恨今還卿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粘米糖卽餠也如意車騎司

馬傳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

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士廣人稀而患不

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

極矣

錦絲步障豪奢家或所不免珊瑚高至三四尺已涉奢誕粘澳釜蠟代薪侈而不節子用尤爲情理所必無符是傳聞過甚之詞

丁南湖曰

負且乘者致寇至臣而玉食者內于家何王愷石崇之不察而妄享王者之富也夫佃享之則僭踰之罪

已極矣况鬪之以誇天下耶昔愷愷以世家貴戚攘君劉民崇任荊州刺史劫掠遠使商客又二人皆肆行醜毒誦結權奸以

鼓威而罔利此衆怨之所歸造化之所忌宜乎愷絕嗣而崇滅族也

張華名重一時

綱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自尚書張華以才學文識名重一時

荀勗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華以齊王

馮統語及

鍾會

善御知六

善極急之

宜

欲徵用統待側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曰卿是

馮統僉王不足論張華在諸人中特

何言耶統謝曰善御者必知六變緩急之宜會才智有限而太祖

因文學譽望傾動一時期以公輔因

稽首曰陛下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因屏左右

其材日為唯逆則亦太過草忠以

而言之遂不徵華晉書吳之未滅牛斗間常有紫氣及吳平紫氣

為華而不實自是

郡口在豐城華補渙為豐城令渙掘獄基四丈餘得一石函中有

雙劍題一曰龍泉一日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渙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渙日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誅失劍所在渙卒其子華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墮水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

是非久自見

賈充晉之遺孽

綱目以楊雄仕莽嘗書死以斥之若賈丈之陽合成濟顯行弒逆罪惡更非難可比當時陳泰欲斬之以謝天子即充降死亦蘇以誣侮為憂乃竟與後自恩輪圍之

皆謂其為君之

綱目夏四月魯公賈充卒。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

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棖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及太

常議謚博士秦秀曰昔鄩養外孫苻公子為後春秋書苻人滅鄩

見襄六年苻嬴姓即姒姓立異姓以為後滅亡之道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

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發明賈充晉之趙穿耳然天理人心之固有充雖元惡至老病垂死方且自憂謚傳則是小人之心未始安於為惡也秦

秀猶是為晉掩護不欲斥言之耳書法如此豈予之哉正以著晉氏崇獎好賊保全始終之意顯其志也

袁了凡曰晉賈充宋秦檜皆無子然充妻欲後其甥而趣殺其

之腹己以好臣姪人國亦以姪妻而滅其家天道哉

綱目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

君之流均予書卒南華遺直安在

即書法劉友益所云書曰楊雄死所以

敗之書明僧不空死所以夷之其說

尤為濫反賓如是則孟憲所謂齊東

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又當何如茲

特申明義例舉凡姦賊不臣如充與

淵約此者悉以書死者書卒之誤處

禹古也子大防不致陵夷漸滅用廢

凡以示臣僚而并著其說於此

夏康解恥至賈充而極自憂諒傳九

為千古笑談奏秀之議深得春秋褒

之議深得春秋褒

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

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

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

不足復數觀望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

癸卯四年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攸禮物博士庾粲秦秀等曰

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惟宣王救急朝久然後命召穆公名虎征

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六合

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時以攸都督青州軍事違舊章

矣祭酒曹志奏議謂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

皆身居朝廷沒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迭興豈與周召之治

同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

肥大義言武乃以  
私意更予美諡

周漢親疎

為用

齊王名過

其實

下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表魏繼得沒身而周漢親疎為

用當如博士議帝大怒除曹志等名賜攸備物殊禮

網大司馬齊王攸卒○鑑帝哀慟不已馮統曰齊王名過其實天

下歸之今日薨歿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書法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賢也至親且賢徒以苟馮所讚必  
欲出之以至嘔血而卒帝亦闇甚矣使齊王不死豈無益

於孱弱  
之嗣乎

鑑用辰五年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

立中正定  
九品何如

開劉劭論

中正之設  
於損政之

縱有八其  
詳可得聞

銓次等級銓次考其才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者則升之道義虧缺

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蔽曰

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其一

案殺疏中  
正損政有  
八

九品八

論中正九品  
為弊門可以得  
人而行之柄  
出朝之弊  
為禍成勢所必至  
耳故謂舉中  
不可行與其自  
建等

魏舒先行  
後言

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  
人使駭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置三  
也禁人訴訟使受枉不獲上聞四也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五  
也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淨華而廢考績六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  
第為九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  
鏡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  
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  
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

孫氏曰

中正之設有鄉舉里選之遺意凡殺所言皆是任不得  
其人之弊此論曲盡情偽使武帝審然聽受而刊落積

世之弊政使天下之銓曹責之宰相天下之考覈責之監司  
則奇才俊士驟見擢用必將更張國是何至敗亡之速哉

丙午七年正月司徒魏舒罷  
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



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書曰每與天下共論此事曰  
曰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已酉十年十一月尙書令荀勗卒○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

以是能固其寵久任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尙書甚罔與惘悵有人

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俗謂中書省也諸君何賀耶

○初帝以才人才人婦官名首武帝采漢魏制於三夫人外直有才人秩比列侯之次謝玖賜太子

生皇孫適以律反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裾入

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當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

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特適明慧

故無廢立之意

○帝爲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實志行清素命爲之傳實以

奪我鳳凰池

不可合避見八主

勅定官品

時俗善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謝章謂

言重欲劣武帝已

謝除官之章表也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為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為人

舉兒而以有孫曰

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已而賢知顯

誠坐忘氣應唐大

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已則讓之者多矣馳騫進趣音趨而欲人見

宗明成祖之事嘗

讓猶却步而求前也

由先事不辭賢者

曰時又封宗室數人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素賈未可

成之重所云知其

遽革然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

一不知其二也

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持宗邑包藏禍心者

矯時善者

其勢不足以獨濟然為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

宜以漸

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

社稷計也

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眾以聖王執

下固而上

安

聖王執要於已

創業在立教定制

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夫創業之勲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必明雖愚必智乃足尚也帝不能用

以劉淵為匈奴北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

武帝明達好謀武帝未嘗失色於人

庚戌永熙元年四月帝崩詔以楊駿為太尉輔政帝字暹宏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衷即皇帝位尊皇后曰

皇太后立皇后賈氏

發明書以楊駿為太尉則見舉朝無人失所附託之意書曰輔政而不書受遺則見命出楊后未嘗親受顧託之意然則晉

氏之亂蓋兆於此時矣豈待八王造禍而後見哉

武帝明達  
善謀

**史臣贊曰**武帝明達善謀能斷大義承魏氏替後刻弊之後

斷詔以青麻代之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於政術駁於遊專寵愛后黨視貴當權舊臣不得專在尋章察廢請謁行矣既而

寢疾彌留楊后輒為詔以楊駿輔政中朝之亂實始於斯

**賀善贊曰**晉武即位以來書除宗室禁錮書以博立為諫官書

然暗於知子納如賈氏而啟五土之亂蔽於信讒疎斥齊玉而失燕翼之謀昧於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綱目每深惜

而備書之蓋其以位為樂無復長慮雖能開創帝業身殷而天下大亂宜矣

以楊駿太傅錄朝政

**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

**八月立廣陵王遹為太子**長不賢學名譽戚淺後為賈謐所譖廢為庶人

**辛亥元康元年賈后凶悍多權畧每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尉楊**

**駿所抑遂構駿以謀反殺之廢太后為庶人**婦廢其姑大惡也故綱目斥書賈氏後弒

**太后於金墉城徵汝南王亮及衛瓘秉政賈后族兒模從舅郭彰女弟之**

晉代被禪計屈于賈充按為后眷念其女若此而西晉之亡師價后啟之天譴好還信哉

二十四友

張華儒雅  
有筆畧

華頗同心  
輔政

張華不能  
明去就之  
義

可謂寬仁  
而不武

子賈謚並預政謚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彭與石崇陸機弟雲潘

岳摯虞左思牽秀劉與弟琨等皆附於謚號二十四友族兒模丑四友

目賈后復召楚王瑋使殺亮及瓘等復殺瑋委張華以朝政賈謚與后

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且儒雅中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

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

雖閣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發明張華博物治間為晉名人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

胡致堂曰惠帝昏庸孽婦專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諸侯王

廢賈氏如反手耳乃遲疑不果使姦人徐書計謀內交賈氏反

能達也其亮之謂乎

袁了凡曰張茂先棊逸民立闕去兇后之朝國儲微弱諸王方

時兩人宜以死生謂既不能死及廢太子兩人宜以去就誰復不能去則及在其頸尚何道哉

傳感風落  
峻整

綱甲寅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

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周處死節

綱丁巳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初，秦雍

氏羌齊萬年反，有眾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處以五千兵擊之。

周處中直  
勇男

彤嘗違法，處按劾至，足陷之。中書令陳準奏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

周府君有  
文武才

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

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威禽耳。處攻

豫節致命  
之日

之斬獲甚眾，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

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才當曾計

綱九月以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

王茂識者持德  
會計已昧伐冰之

義然實李壽移勢  
其離解而醜詆之

不覺言之失實

殊無同

三語樣

王衍善清

衍澄好品  
題人物

空談已無實用况

無何三言真楚

時風俗改壞一節

以王右軍為宗

僚寮僚寮官也同官輕出遊敗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

書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鑽

其核鑽祖官反用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

曰聖人貴名教躬行禮義人老莊明自然無為其旨同異瞻曰將

無同將無猶言無乃得無戎谷嘆良久遂辟之舉也時人謂之三

語掾三語指射無同三語因得為掾也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

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多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

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嘆良久曰何

物老嫗生寧馨兒寧馨音將享猶言任地也寧猶言如此也然誤

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

以約言析理約言以分別義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

爲宗而徇名之庸  
夫託焉卽小有後  
善於此而爲害則  
均知其人可以論  
其世矣

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從子脩胡

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爲達任縱意也放謂放誕也畢卓

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比去聲連居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

爲掌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舉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

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

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

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尚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

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

利欲可捐而未可絕去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

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

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

名教內自  
有樂地  
何晏祖述  
老莊  
天地萬物  
以無爲本  
賢者恃以  
成德  
裴頠著崇  
有論



萬功之生  
以有爲分

制事必由

於心

制器必須

於匠

濟有者

有

言談林叢

問何晏之

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惇吉凶之

禮忽容止之表濟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

以有爲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爲無也

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

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願論亦不能救

晉書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

杯左手持蟹螯栢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螯音敖蟹大足也

○老子名耳字伯陽楚苦縣人爲周杜下吏闔令尹喜見紫氣西

邁候之老子乘青牛車度闕喜曰願爲我著書乃著道德經上下

二卷五千餘言以道爲窈冥恍惚○莊子名周楚蒙縣人爲漆

園合著南華經內篇外篇雜篇務爲放恣之言荒唐之說

泰考

兵縱橫

時之傑也

胡致堂

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爲宗而遺夫形而下者  
斐頌之論見於自遂以形器爲執而遺夫形而上者

唐劉  
之學有  
者得失何  
如

此則聖人  
之二道

西晉書  
第階

沈毅有文  
武才

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為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中未嘗有擾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鄒九峰曰**

王戎在情曠達身與七賢之列西晉顧風實首弊階

顧乃貪吝自私瑣屑會計鑽核一事曠古未聞而戎忍為之是於流弊之中又益之以吝鄙忌刻之私也以之用賢則媚嫉以忌而違之使不通者有矣以之行賞則刻刑忍弗能與者有矣以之掌財賦則弄舟車稅開架而屑及於入市之錢者有矣一吝是之私天下且莫當其病而况濟之以

迂曠有誕之行其有不敗天下之事者乎

**袁了凡曰**

朱子云財猶賊也逆則汚人豪傑之士恥言之然余

洪手不持珠玉而迄全推操相立手不離珠玉而大著兒節豈非逆之為汚耶然玉衍之口不言錢王敦之口不言色卒無改為王衍王敦而酌貪泉者亦何害為吳隱之是亦存乎人焉耳

**綱**己未九年正月將軍蓋觀擊齊萬年獲之○**目**張華薦觀沉毅

有文武才使討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數十皆破之

江統徙戎論

有道之君

殷夷狄

所居

武帝權宜之計

關中帝王

鑑太子洗馬諫官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

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

之君牧夷狄也惟恃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贊之言至也古者相見之

禮手有所執以告至也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強暴為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

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魏武帝徙武都民於秦州欲以弱寇

疆國并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

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

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庶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

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

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

事也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之思釋我華夏之

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

邱瓊山曰

晉之亡大率中原朱為夷居劉淵何奴也而居晉陽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上黨姚氏義也而居扶風符氏也

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上黨姚氏義也而居扶風符氏也

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三而為戰爭之傷者幾三百年

問郭欽江  
統徒戎論  
何如

丁南湖曰

郭欽我論不得行於獨斷平吳之武帝矣江統德

論豈得行於問蠛問糜之惠帝乎於是五胡探知之者皆自謂夷狹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矣中原雲擾之亂奚待漢陽而後作哉

帝為人懇駭

愚痴也

嘗在華林園

在河南府魏

聞蝦蟆謂左右曰

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

左右薦之日在官地者為官在私時者為私

時天下荒饑百姓

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

更相薦託自如互市賈郭怒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魯褒錢神論

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取內方外圓之義親之如兄曰孔方無德而

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宮中人紫闥小門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

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非錢不解命

聞非錢不發洛中未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兒皆無已極執我之手

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愚按晉書高平王作釋時論董養作無化論杜嵩作狂十春秋皆疾

時之作也而世道從可知矣

陳明卿曰甚哉利之溺人心以也焉者倡之也自漢武帝時君

故將相以錢鬻錢之用豈不神哉至此而彌甚焉羊車之遊一

恣賞聖無節帝藏為虛於是百証求錢而黜陟刑賞之大權皆

錢矣以其如神靈之不可測也故尊之曰神

袁了凡曰

晉世賄賂滋章致感魯褒錢神之嘆余觀山濤為吏

戎為侍本南郡太守劉肇賂戎以箇中組布五十端然已為司隸所縛今賸此二賂左權問之奴諫其不抵而笑乎

以表頌  
而

自裴頡賈后親屬賈后母廣成君且雅望素隆乃拜尚書僕射又

十六難色

詔專任門下事頡上表回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倘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頡不能從

尋忠計  
華之辭

繼時頡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

張茂先  
而才利

先張華華而不實裴逸裴頡民欲而無厭乘與禮而附賊后此豈

此自天  
夫所為

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

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關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

索靖知亂

宮門銅它秦始皇鑄銅橐駝在長安宮城西掖門外至魏明帝時

銅駝在荆

金馬門漢所鑄銅駝二置正宮門南四會道頭夾路相對俗語云歎曰會

見汝在荆棘中耳愚按張華強記默識博物洽聞世無與比辯龍

比之子產宜也然華而不實有知  
岸忠之謂卒不能保其身也惜哉

問章忠索  
靖二子終  
身所就何

丁南湖曰

裴頌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以華頌諂附賊后而  
託疾以辭免素靖知晉室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漢  
日會見汝在荆轲車二人者可謂見幾矣然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此所以為君子也何彼二人之不昭乎若彼果有真見則與  
梅福異代齊名矣又與張翰同時並駕矣乃晚節未路沈酣利  
祿忠為劉聰之臣靖遭王頴之反而各死於賊子其諸異乎君  
子之見

淺顯

庚申永康元年賈后毒殺故太子遹

太子非后所生既廢幽之又以藥酒毒殺趙王

倫孫秀等起兵殺后收張華裴頌等皆殺之石崇潘岳等皆遇害

初孫秀嘗為小吏岳屢撻之柴之甥歐陽瑾毒與倫有隙崇有愛  
妾綠際秀求之不與及淮南王允討倫不克敗秀因誣崇等奉允  
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  
能答族誅籍沒崇家○目初潘岳母嘗峭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  
沒不已乎

岳有文才但性  
輕躁遷勢利

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族誅

胡致堂曰

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無詞  
未必服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

於上潘岳之脩數置  
可奉則逆亂之人心

明冠以家豐賦劍  
氣而天變昭焉  
有目共見華生時  
先幾以及千齡死  
當覺其少子孫此  
時即去亦豈能終  
免哉

那琦鼠坐

狗尾續貂

后廢殺皇太后無婦之道讒殺皇太子無母之慈禍亂國家淫  
惡昭著天地所棄祖宗所絕責以大義嗚呼后自盡如此非惟深  
屈賈氏之心又足以聳動民聽而自初迄終兵甲槍擐舍矯制  
之言不復有詔蓋孫秀與倫妄意大事故以亂易亂不能與於  
此亦可恨矣

震了凡曰晉張華為司空中台星拆華少子臧勸華遜位華不  
從自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批周晉公護專政庾

季才曰頃上台中有變公宜歸政天子則享期頤之壽受先靈之  
共護况吟久之曰吾志本如此但亂未獲免耳按天文志三台

星上台司命太尉中台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華去晉亂之  
朝護則驕阻已極兩人不信天道獨不徵人事耶至於抵愛子

之請拒直士之諫旋就刑誅殉以家族宇文  
護尤貴矣華之識遠而不免不亦可惜也耶

綱西永寧元年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殺太孫臧

目以孫秀為侍中申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

朝會貂蟬盈坐貂蟬侍中中常侍冠也以貂尾為飾附蟬為文貂

故以為時人為之諺曰貂音刺不足狗尾續繼也言小人多齊王



同等起兵討倫殺之孫秀亦伏誅乘輿反正

袁了凡曰

元康元年賈后矯詔廢皇太后楊氏爲庶人二年弒皇太后於金墉城九年廢皇太子遹爲庶人永康元

年嘗適於永昌四月梁王彤請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旋害之永安元年趙王倫篡帝位夫賈氏弒姑殺子且寢乎未有已極焉彤與倫之殺之也奉天討矣謂之矯詔何居若惠之不君置而代之苟志安寧祀笑篡之有惜哉倫非其人也

**綱**六月以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爲大將軍河間王顥

爲太尉各還鎮○**目**時各思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

識者知兵之未試

已識者知兵之未敢也歆說冏奪穎兵權又亦勸穎圖冏歆與又俱爲王

兩雄不俱

聞者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選前齊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

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交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

冏功德宜委以萬幾卽時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冏辟劉殷

爲軍諮祭酒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人以穀帛遺之殷受而

待後漢書

相酬  
學之頽然  
不可侵

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倜儻儉而不瀆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

綱壬戌大安元年立清河王覃為皇太子○目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子

綱十二月河間王暉使長沙王又殺齊王冏○目冏既得志驕奢

擅權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

下無忘金墉六年趙王倫遷大司馬無忘穎上六年齊王冏討趙

倫將張大將軍無忘黃橋去年成都王穎討趙王倫為倫將孫曾等所敗則禍亂之萌無

由兆矣冏躬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寵

駿用事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冏犯鋒

五難四不可

行其難而不為難

矣伯子志不得與

張翰在魏

之思

人生貴適

志

庚子避禍

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  
 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  
 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  
 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  
 則泰伯子臧不得專美於前矣罔不能用惠辭疾去顧榮張翰皆  
 慮及焉翰與同郡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掄翰因秋風起思  
 菰菜蘇彫胡也江南人呼為菱草葦水葵也生水中尊羹鱸魚膾葉似皂莢採莖可噉以五味和者為羹鱸魚巨  
口細鱗松江之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按晉書翰曰人生  
適志而切為膾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貴得適志何能羈  
而歸俄而罔敗人皆謂之見機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  
 職徙為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罔期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  
 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河間王顥成都王穎等起兵討

殺之

發明

齊王驕奢擅權自取亡滅顯不守藩國稱兵樂禍

胡致堂

胡致堂曰

之義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萬輔

大政己爲之副選建賢才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顯穎  
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甫誅臺省府衛尙爾空闕戰死之士未  
加收恤遠受九錫以宜景文武爲比標示爭端於是盧志獻謀  
使成都王頴委權而去以惡相忿猶日未悟方欲久專大政驕  
奢荒宴選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諫者遠直諫者誅遂使  
獻士絕國不祀良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張伺初曰

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

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歸宋王贊運使過吳江  
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淵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  
歸來未必爲葦鱸此語甚有思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  
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葦鱸也自賢  
其說又高一著

癸亥二年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反謀欲攻父長沙廢帝顯

首鼠兩端

以張方為都督穎以陸機為前鋒都督王粹等向洛陽機以羈旅  
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  
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適所以速禍也

帝自將討穎顯將張方襲敗之入城大掠死者萬計

諸王孰是  
孰非

發明

典午之亂諸王更相屠戮未有明其孰是孰非者顯晉紀通鑑惟書王穎舉兵綱目直以反書者顯初用李含計欲

侯問殺父而討之遂廢帝立隸是顯有無君之心而穎亦預聞者也今又舉兵向關至犯乘與殺忠義之士是非反而何

十月長沙王又奉帝及隸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目穎都督

陸機戰敗機初與宦者孟玖有隙至是玖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

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

至為賤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華亭縣名可復聞乎秀收其弟

華亭鶴唳

雲皆殺之機雲皆陸又收機司馬孫拯下獄獄吏掠拯數百兩蹀

二陸世之

陸機務尚文詞其人不及張華遠甚感憤私恨其爪牙而不辭又不能效廣武之思止甚至批命風亦罪不容赦者稱乃以身殉之一時號為武烈可謂不揣其本

覺內外兩旁曰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

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家知愛今既

不能救其死乃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為拯詞亦夷三族

拯問人費志空意謂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

吾身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

又救之按晉書曰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

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關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諉緣虛而見

疑上禁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合覆宗絕祀良可悲夫

甲子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是歲僭國二先時十一月

長沙王又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詔雍州刺史劉沈討

顯至是沈及顯黨張輔戰敗被執沈謂顯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

君臣之義

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植

醢之戮其甘如薺薺甘也顯怒斬之

劉沈有死節之義

**發明**

書劉沈討顯則奉命討罪名義甚正書其官者美其有死節之義也

**綱**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皇后天下之母也太子天下之本也穎以人臣廢之罪惡甚矣

**綱**顯表穎為皇太弟自為大宰雍州牧

**綱**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目**徵侍中嵇紹詣

佳馬何為

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

衛帝

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穎遣石超

招戰乘輿敗績於濩陰

縣屬彰德府

百官侍御皆散紹朝服登輦

以身衛帝被殺

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待

中血勿浣也

上官覆姓

奉太子還守洛陽越還東海

蘇籍焉巴

死節

謝玉儋元

稽無祖二

子出處也

如

**發明** 蕩陰敗績稽紹猶能正色死節越謀人之  
軍師敗不能死乃奉身鼠竄果何義哉

**史臣斷曰** 罪也偉元耻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亾所出之理雖同  
所趣之塗則異而並見稱當時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三綱

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哀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

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節武殊音而並

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議揚權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可

讐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稀生之隕

身全節用此道也○中散稽康也偉元王哀字延祖臨紹字

**綱** 八月穎殺東安王孫瑯琊王睿走歸國子也 ○**睿** 沈敏有

**度** 量與參軍王導善道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孫

**死** 睿從帝在鄴恐及禍逃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張方復

**入** 京城廢皇后太子

**綱** 劉淵自稱大單于○**初** 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左右賢王何  
左有右按右賢王 劉淵字元 為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  
以次當為單于也 劉淵字元 為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



經史善屬文，響弓三百斤。穎以聰爲積，警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

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斂手受役，奄也。過百

左賢王英武起世

年左賢王淵英武起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

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喻亂之如復呼韓邪漢單于名也。覆姓呼

也。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攸匈奴名也。覆姓呼

中國語轉音都告之淵，白穎請歸會。堇穎弗許，及王浚東瀛，公騰

劉淵請師五部以建國號

起兵，淵說穎曰：請爲殿下還帥五部，以赴國難。二賢之首，可指日

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

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遷都左國城，建國號曰漢。即漢

王位，改元元熙。按季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

陽聲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大號，縱盜中原，惑懷二帝，沉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興滅，殊可痛心也。

丁南湖曰

邵康節詠西晉詩云無木可梟元海頭蓋以元海得五胡之禍故深恨之也予謂康節欲梟元海則豈不

欲梟王渾王濟耶蓋元海之素有反志也齊王攸言之矣孔恂楊珣言之矣而渾王乃與之結恩相友嘗進言於武帝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於是元海之在中國肆然無慮而其惡養成矣論者惟以五胡之禍罪元海而不以元海之惡罪渾濟豈非史家之缺典哉

邱瓊山曰

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為中國害不過侵軟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古匈奴之為中國害不

號為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統中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居中國歷三朝幾二百年然其桀驁好鬪之習猶前日也以夷之性因華之俗用夷狄之猛鷲假中國之位號而華人之不逞者又為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尤甚其禍尤慘觀諸淵聰可鑒也已

綱

幽并兵至鄴奉帝還洛陽王浚大掠鄴中而還張方擁兵

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

章王熾為皇太弟○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遂自奔潰然

吾與之有言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

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

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柰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

魏武呼韓邪何足道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李雄巴西氏李

即成都王位國號大成雄卒子班立其弟期弒班自立漢王李壽

晉桓溫滅之弒期自立改國號曰漢至孝宗永和二年

綱漢寇太原西河郡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喬晞寇西

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

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

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乙丑二年漢元熙二年八月東海王越與大宰顛更相攻擊鎮南將

賈渾夫歸

大丈夫當

猛虎自效於下莊

軍劉弘上表曰自兵戎紛亂構於羣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

如今者也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也

按史記陳軫告秦惠王曰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食甘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得雙虎

莊子然之果有雙虎之功今劉謂宜速詔超越等令兩釋猜疑各

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不聽○陳敏據江東

劉弘弘都督荆州軍事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目時侃與敏同

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

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

爲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遣陳恢

寇許昌儼禦之以運船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

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

荆州無東門

陶侃思能必無是

陶侃遣子諸弘

匹夫尚不負心

入王言亂相歸至  
我庸劣更甚禍延  
高服倫愈下責  
有俊歸胡與所云  
長安九月長安劉輿殺穎  
心言綱其非正也  
也

丙寅光熙元年

漢元熙三年成晏平元年

東海王越以張方劫遷車駕

劫帝遷都

長

太宰顛起兵討之殺方送首於越

以請和越不許成都王穎奔

長

長安九月長安劉輿殺穎

按史畧武帝子二十五人兄弟相屠之

帝

黃氏曰

趙王倫既殺賈后因以篡帝晉之大臣無以制之趙王倫既伏誅乃復以齊王冏為大司馬不知冏既得志是

又一倫也齊王冏既橫恣乃復以長沙王又討冏不知又既得志是又一冏也長沙王又既死復以成都王穎為皇太弟不知

穎既得志抑又有甚於冏也晉朝措置乖繆如此其與漢之大臣既誅諸呂而復卻齊王禍根一斬而絕者豈不萬萬相遠哉

論至於此則知平勃真社稷臣故社稷之危不旋踵而安晉朝無社稷之臣故國家之亂終無自而治矣

荆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

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與發手書附

守相叮嚀歎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

於平部從

事

從事賢猶勝也部從事部督屬官凡有興發必敕部從事分行所屬催督惟弘則以手書徵之無擾而易集故云賢也

自十一月帝食餅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鳩也侍中華濕露板

馳告太傅越召太弟熾入宮卽帝位尊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立

妃梁氏爲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

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發明堯舜知朱均不肯舉天下而授之舜禹此二帝所以爲萬世之聖人也晉武雖知晉惠庸愚不能於子弟中擇賢而立遂使禍亂交作四海分崩至於身之大禍且莫能知所以有

內者置嗣不可不謹賢愚不可不察此聖人公天下之道也

史臣斷曰惠帝昏愚不辯救麥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忠賢路絕

東奔西竄受制於人莫適爲主上不保母后次不保妻子終不保其身食餅中毒弗知其端議者謂足以報曹氏受制於司馬

諒哉

孝懷皇帝各熾字豈度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禍熾素好學故立爲皇太弟在位六年爲漢將執歸殺之壽

今日復見武帝之世  
玉帝萬世  
聖人  
聖人公天下  
下之道

丁卯永嘉元年漢元熙四年三月立清河王覃弟詮為皇太子

太傅越出鎮許昌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越不悅固求出薊

書法不書詔越書越出鎮何越

鄉國三保江東

秋七月以琅琊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

榮循叶士之榮

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名論名譽議論

王睿收用江東人望

也吳人不附導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

子既至則無不來

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

司加散騎常侍

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

壺音

為從事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

舊故

江東歸心焉

使一世流靡恬不

為怪真自此等之  
果魁不可不辨

吾不以主  
法貸人

荀晞擊破汲桑

石勒

威名甚盛用法嚴峻

其從母依之奉

甚厚其子求為

將晞不許曰吾不以

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

固

求之乃以為督護

後犯法晞仗節斬之

從母叩頭救之不聽

既而

衣素服哭之曰殺

卿者宛州刺史哭弟者

荀道將也

晉書永嘉元年步廣里地

陷有蒼白二色馬

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

焉董養

袁了凡曰

荀晞

殺從弟史稱其仗法余以晞

諸借二弟以立威

可以私貸胡為

乎遂屈而從其請乎

仗法以殺之孰與夫抗法

以拒於初之為

得也且王法不可以私貸

而王事獨可濫使乎

既以情用之輒

以法殺之是其用之之始

已有

殺之之意則殺

弟者固荀道將非宛州刺史也

以王術為同徒

鹽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

當賴方伯宜得

文武兼資以任之

乃以弟澄為荆州都督

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

之曰荆州有江漢

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

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

以王術為同徒

有兄弟報仇

三窟至耳敗名裂

借稱少無官請將  
誰欺乎此是為  
大徵時字者烟盤  
王術三窟



定以爲三窟矣

胡致堂曰

王衍當東海幽廢之時宜伸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

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爲遠論欲欺石勒爲靳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墻之下當知墻之爲實而窟之爲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成哉

丁南湖曰

人之禍福動乎四體而言語之微應尤有捷於影響

其言之得失者也獨不知所謂三窟乃三人之禍兆乎禽獸之居惟狡兔有三窟蓋兔性最狡故竄避最深而卒不能避者多矣行爲晉宰輔不思經國惟思自全乃以弟澄督荊州敦刺青州而并以已之在朝爲三窟此其兄弟相率而爲狡兔耳夫既爲兇寧免獵殺之禍哉厥後衍遭石勒之殺澄遭路戎之殺敦之反叛則發虛倒尸而殺詩曰躍躍譖兇遇大獲之正此三人之謂而言語之微

應果如影響矣

余猶龍曰衍爲三公天下其爲家也奚必以窟言之衍謂天下

之荒室別竇發帝胤之變而媒遠寇之禍哉古之人有山林以爲窟者許由之箕由王子之丹穴有天下以爲窟者伊尹之南

巢太公之牧野其天定其情安皆不以常變易其真也行不能山林我也不能天下我也而立萬物之中而游神於虛無之致卒之荆青之三畜見無所容其身則謂犧牛不知一孤豚耳

**麋**

音自稱鮮卑大單于

麋自武帝時已為寇既而降以為鮮卑都督麋生號及是麋容部愈

盛遂稱

大單于

**戊辰**

一年漢永鳳元年

二月太尉

越殺清河王

書法章及太子也不書太子

**五月**

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

都護北宮純入衛擊破走之

○

詔封張軌為西平公

西平都名今陝西行都指揮使司

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

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

**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以其子聰為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

大將軍

何曾謂晉武非壯  
謀之道不為無見  
然彼日食萬錢  
後嗣汰侈召禍不  
能為子孫計長久  
深識國勢  
而謂此  
此屬及  
於難  
我祖其始  
聖

何曾日食  
萬錢  
武帝不為  
遠慮  
何曾非忠  
臣

問晉王戎  
何曾何如

己巳三年漢河瑞元年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尚

書何綏等十餘人。曰帝但歎息流淚而已。綏何曾之孫也。初何

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

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始乎

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

祖其始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邵日食二萬綏及弟

機羨汰侈尤甚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司馬公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適目前不為遠何知天下將亂

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

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南湖曰舜時四凶有號饕餮者蓋貪財為饕餮貪食為饕餮是民  
物之虎狼國家之禍賊也子觀王戎計利索女債鑽  
李核其饕餮之首乎何曾日食萬錢使厥子曰食二萬其饕餮之魁  
乎噫饕餮一也在舜則誅之於四裔在晉則爵之於三公此所

以治盜治  
亂益德教

邱氏曰

聖人春秋謹華夷之辨。吳楚徐越一切以夷狄待之。未嘗以稱王而遂王之也。中國之變於夷書法猶謹如此。

矧本夷狄者哉。劉淵不匈奴也。入我中華。借我犬豕。以帝書之。豈書法若是耶。原所以致此者。豈夷狄之罪哉。中國之大有以

感召之也。昔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曰。不

及百年。此其戎乎。後至魯僖之時。秦晉果遷陸渾之戎於此。嗚呼。既為沮澤潦水自歸。既為夷俗戎狄。自至氣數之和。咸風聲

之相召。有由然矣。漢明以憂寐恍惚之思。道絕漢。退荒之使。迎

明鬼。致胡書以夷召夷。遂有五胡亂華之禍。濫觴於北朝之分

治滔大於蒙古之混一矣。○家語江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

袁了凡曰。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而子郡。其之供

無下箸處。隋章叟窮治饑羞。每食廚所棄。猶不感萬錢度日費

又如何。叶愈後愈靡矣。宋仁宗御冷劑之獻。不欲一箸而費二

眞君子於

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

張賓爲謀主。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濶達有大志。常

張賓自比子房

時以元龜相尚勳亦集衣冠為君子營此非風俗移人正所謂以毒攻毒勢不得不出此耳

羽檄徵兵大援

太傅越討勳次于項越以行臺自臨

自此張子房及勒狗國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

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

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愚按賓之自比子房志則大矣而諸壘呼詣將以石

勒為漢高子且子房輔漢以滅秦賓則為想以感晉勒之惡賓其首誅矣

庚午四年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七月漢王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

代之

京師饑饉曰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羽檄尺書也有

使大援京師帝謂使者曰謂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

矣既而卒無至者惟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保流民王如所敗如遼大掠

漢石勒擊并王如兵遂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于

項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行臺自隨朝賢素望悉為項佐吏名將勳卒咸入其門於是宮省無復守衛

書法書率兵何罪空國也空國計賊而久次於外越之無討志

名爲討勤實以自衛卒之倉猝寇至輿衛缺人至於步行不前城陷被執越之設國可勝誅哉

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太傅越卒于項王衍等奉越喪還葬東

海石勒帥輕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等勅武鄉揚人也

苻上東門長嘯王衍議其有異後爲坐之藪下問以晉故衍具陳

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言白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

號車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

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目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

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語孔萇曰吾行天下多

矣未嘗見此輩人尙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

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墻殺之排推也謂推倒其剖墻以壓殺之也

王衍少無宦情

襄陽神名

儼然

未嘗見此輩人

名勒殺三

衍

越樞焚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

四十八王皆沒於勒叅考按晉書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

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尹起莘曰

王衍風流相尚清名蓋世且首為三窟之計今乃為

物果安在哉然襄陽王範毅然正色何以不得書死節越敗亂

戰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

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始安三國吳郡名劉

淵封從子曜今為桂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先至洛陽以外繼不至俘掠而

去帝具角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未幾彌及曜等繼至晏乃先

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殺太子詮遷

一代人物  
安泰

帝于平陽封平阿公

漢帝天資清鄙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之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豐而有流亡

之

郎濬曰嗚呼堂堂中國帝王為天地人物之主乃為胡虜所執

之義其為中國之羞也甚矣書之於冊垂戒萬世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

江東百三

馬王導說琅琊王睿收其英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

時人謂之百六掾掾官屬也言置掾屬一百六人刁協十壺陳頴頴俱庾亮甘卓

周訪陶侃皆與焉

八月漢主聰遣曜等攻長安克之以曜鎮長安安定太守賈疋

賈疋謀復

謂之孫也疋與馮翊太守索綝謀復晉室乃共帥眾向長安劉曜

聖室

古文雅字

卷一百一十五晉書帝紀

三



與正等戰于黃邱曜眾大敗於是正等兵勢大震迎秦王業入於

雍城雍城鎮名今鳳翔府陝西道

十月漢石勒誘王彌殺之○目初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

將軍用兵如神

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書曰將軍用

成敗之數似呼吸吹寒噓蒸

則為賊眾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温今相授

侍中領護匈奴中郎將軍其受之勒報書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

使謝而絕之

周顛奔瑯琊王睿睿以顛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

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

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管仲無復

江左管夷吾

陳頌數語頌中當時利病益海既用浮誇噴感續弱之勢又復從其言是對泣者固皆楚囚即前言戮力者亦強顏自壯而已

夢奠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自有

原自有江  
河之異

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

陳顛遺不  
導書

何至作楚曰對泣耶眾皆收淚謝之陳顛遺不導書

制遠先申  
近始

州神州謂王者所居何至作楚曰對泣耶眾皆收淚謝之陳顛遺不導書

馳互相貢薦加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自望而後實事浮競驥俗人夫欲制遠先由折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卿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白望猶虛

也名

管仲有一  
匡之志

胡致堂曰管仲相桓公也能舉清淄之民以匡天下之難王導

王導無中  
原之志

之非耶抑其人之非耶蓋志在於事之先事成於志之後仲有

一匡之志  
州之陸  
沉也

陶石簪曰懷愍蒙塵其平邢衛之時矣全吳之富可亞青淄之

勢如是遇如是使導而果為夷吾則如召陵之師可也如蔡邱

皆不為無惑乎不能成矣吾之功也

**賈葵陽**

慨自晉家失馭胡馬腥膻中州士夫泛然視故君而莫之恤於是間閩江左漂泊流離栖吳會之中臨

盼江流之險洛陽錫駝鞠為荆棘之區豫州縉紳旅寓金陵之

宅此其時誠變其事誠可悲者矧新亭之宴莫非元老亂離之

故憤積於吾胸山河物故又觸吾目聞風聲而潸淚恨別馬以

驚心時事之感莫不欲歎嗚呼麥秀歌而殷灰箕子所以留連

也黍離賦而周燼王風所以卜夷也起欲帳中感泣麾下難以

拔山之氣竟與騶逝而虞亡伯仁之嘆以是知晉室之不競也

**王申**六年琅琊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引兵退

**漢**封帝為會稽郡公

**張軌**遣兵謂長安○**國**時涼州主簿馮魴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宋配帥步

劉殷以晉臣住漢

大簡掃地稱其

不失令名矣稱定

樂至七了名與一

樂六女龍冠後官

以此為善保富貴

豈能經明哲之義

長樂老伎以說之

張軌遣兵謂長安

若軌知為人臣矣

**書法**書遣兵何予義也前書遣北宮純入衛此若軌者可謂知為人臣矣

事內

幾諫

幾諫無翼

犯顏

情恕理遣

終身不見  
喜怒之色

問顧榮衛  
玠優劣何

○**夏漢太保劉殷卒**。○**殷不為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  
**多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  
**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

**王業自雍入于長安九月足等奉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  
**漢劉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奔于平陽秦**

**綱**十二月前太子洗馬衛玠卒玠確之孫字叔實○**玠美風神善清談**

**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

**怒之色**按晉書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

重名議者以為婦翁水清女婿玉潤中

與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

**書法**卒書前官錄賢也  
**丁南湖曰**少微編錄顧榮衛玠並書卒矣史綱但書前太子洗

馬衛玠卒而不書顧榮何耶榮之反覆不臣也始事

吳繼事晉既事趙王倫又事齊王冏又事長沙王又又事成都王穎而改更君父有如傳驛後雖輔佐元帝功不補罪矣玠少年遠識勸兄以致身扶母以避亂而羈旅之際早絕王敦之交况所謂不及可以情恕非意可以理遣者粹乎聖賢之遺旨此榮玠之淑慝舊史之所未辨也

史則一筆一削以正之體矣哉

**南安赤亭羌**

南安郡名今陝西鞏昌府是也赤亭羌今渭州武昌縣是也羌西方之夷也姚弋仲後秦

也父東徙榆眉戎夏疆負從之者數萬

**孝愍皇帝**

諱業字彥旗吳王晏之子武帝孫也初封秦王及懷帝過害大臣立以為帝在位四年為漢將執而

弒之壽四十八

**癸酉建興元年**

漢嘉平三年

春正月漢王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

帝着青衣行酒庾珉土

雋等不勝悲憤因號泣聰惡之二月聰殺

珉雋等故置臣十餘人

懷帝亦遇害四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

子舉哀即皇帝位以翹

允為左僕射索綝為衛將軍軍國之事悉

使珉土雋如節

青衣行酒



陳顯敷  
正論

決斷 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  
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願出於寒微數為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為譙  
郡○編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  
立士民往往復去之唯慕容廆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  
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

以祖逖為  
豫州刺史

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刺史○鑑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

閩雜起

起舞及渡江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師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  
州今河南府王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蹴踘也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

東晉諸臣皆膺  
之疾惟祖逖中流

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魚肉可食

特桓彝周顛不及  
即劉琨未可相

也吞啖 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

誠能命將出師使  
逖輩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

誠能命將出師使逖輩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

唐無北伐

新女廢素無北伐之志以逃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予人糜布

之

三千疋不給鎧仗

鎧甲仗

使自召募逃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

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

市原

起治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唐荆川曰

英雄之有事天下也必有天下之節又有天下之權而後事乃克濟方士雅之進取中原也胡騎之得接

方馳於東又突於西士雅以刺史不沮不撓方且秣馬練兵相持於陳川雍鄠之郊雖敵人媚之甚甘而絕之益峻其才與節如此彼竊發中原者正須折筆投鞭而警服之矣而卒不能復神州之尺寸者權不足也夫以劉石之強雖悉江東之精銳猶恐不足以當之乃請兵之初不給鎧仗而使之自募奔亡之餘不助授兵而使之自支是猶縛孟賁之手縶馱驥之足幸以孤軍碎敵又忌其成而以庸懦無爲如戴淵者代之至於忿悶無聊以死悲夫

石勒奉表於王浚

綱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於王浚○王浚謀稱尊號石勒欲襲之

問於張賓賓請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



石公可信

帝王自有  
歷數

月終日誦  
速

表靈符結  
獨不

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復誰

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

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

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

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

智力之所取故也又何怪乎浚大悅遣使報聘

甲戌二年漢嘉平四年正月石勒復遣使奉表於王浚○浚益驕

怠不設備二月勒襲薊陷之初勒未發張寶曰豈非畏劉琨及鮮

卑烏桓為吾患乎勒曰然寶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

若倂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

時也勒然其計遂襲浚殺之浚將佐等詣勒謝罪裴憲荀綽獨不

石勒晉書  
三子

張軌有匡  
輔晉室之  
功

陶侃晉書

至勒召讓之責勒不修德義不拜而出勒待以客禮籍浚將佐親戚家資皆巨萬惟憲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勒曰吾不

喜得幽州喜得二子遂擢用之

綱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

發明

晉世割據諸人皆書死獨於西涼張氏及前燕慕容氏爰子獨書其爵及以卒書者何云其有匡輔晉室之功也

綱乙亥三年

漢建元元年詔進拓拔猗盧爵為代王  
后為元魏倚盧請并州從事莫含於

劉琨含不欲行劉琨曰以并州單弱吾自能存於胡羯間者代王之力也卿欲為忠臣奈何惜其事之小誠而忘狗國之大節乎含

行遂

綱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

時丞相睿加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而敦潛畜異志矣

○目時

侃破杜弢

音切敦嬖人錢鳳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

遣左轉

左手足不如右強左轉者貶下也

廣州刺史

時王機盜據廣州侃遣督護討走之廣州遂平侃在

陶侃致力

中原

截髮賣

遠過之侃母湛氏截髮賣為酒食遠薦侃遂知名

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

甓甃謂之甓

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按史畧侃少孤貧孝廉范

張寔醜類

張寔遣兵

綱十月張寔得璽獻之

初帝失璽於蕩陰涼州軍士得之乃獻於寔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乃歸之長安

綱丙子四年二月張寔遣兵入援

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

職主客賊事

隗瑾曰明公為政

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

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

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二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

騎五千人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

嘉言曰何必賞

張寔父子

能事君

書法前書張軌遣督護入衛又書遣兵詣長安於是復書寔遣兵入援張氏父子可謂能事君矣

是時晉室危如累卵四方未聞有勤王之師張寔遠

者則責在近在者此固書法之深意也

魯亮整

綱秋七月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曜獲將軍魯亮梁緯飲

義主貞女

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亮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我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

天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綱十二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爲

懷安侯○時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外斷絕

城中饑甚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

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綝

帝王之師  
以義行

吉朗哀節

丞相方出師露次  
而令史漕運積期  
斬之未爲失刑劉  
隗上言王薄引咎  
皆不免過諸至刀  
血逆流柱末尤屬  
不經晉中記盡失

實往往如此然元  
帝實非有心復仇

潛留敝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綝以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  
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  
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帝乘  
羊車肉袒出降肉袒謂袒也羣臣號泣繫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  
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  
虜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漢主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  
允自殺斬綝于市○十二月丞相睿出師露次野宿曰移檄北  
征○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  
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力拭柱血流上至柱末  
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寃

發明

當長安危感之際琅琊初無救援之意及聞其不守始出  
師露次移檄北征大書於册若足示勤王之舉然亦卒不

言有所難為不能  
救後世

天下長入

用此語

然亦立不

與於先代

學者以拜

之宗

劉向伯史

固西晉民  
風國勢何  
如

聞有計之實是則張及虛聲而已  
綱目於此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

不選昔之有天下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晉之與也創業立

本固與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之老風俗濡

僻好尚失所學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

賤名檢持身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向屢言治道傳

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向屢言治道傳

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更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昔名重海

內禮法刑政於此人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

既備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賡純賈充之筆而見師尹之

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

有以監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

而觀亂之象民風國勢如此難以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

而觀亂之象民風國勢如此難以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

臣愚謂即此於再播之後徒守虛名也猶言虛名也一說不治事

雄才不能復取之矣望空望名也猶言虛名也一說不治事

省審案贖但望空署白而已武帝時劉頌上言社稷之計莫

如封建視賢又言創業之勳在於立教定制帝時皆不用武帝

時傳咸見至石之關富則言當語其奢惠帝時見賈賂之公行

則言所富深絕○阮籍居喪飲酒食蒸豚○武帝時庾純醉賈

充爭言充日父老不歸養卿為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  
公何在○武帝時傅玄為司隸捧白簡奏劾貴游震標

歷年圖三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患

帝昏愚不辨菽麥譬之萬全之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

為他人有乎禍生於閭閻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胡羯氏羌會卑

爭承其弊剖裂中原蠶噬生民積骸成邱流血成淵凡三百年

豈不哀哉○胡謂劉淵羯謂石勒氏謂苻堅羌謂姚弋仲鮮卑

謂慕容廆此謂五胡也

### 右西晉共四王凡五十二年

○東晉紀都江東建業故曰東晉

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王覲之子初為安

壽四十六而崩○帝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及  
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設燁如也

綱丁丑建武元年漢隣嘉二年○涼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正

月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自時黃門郎史淑梅涼州稱愍

漢 張寔遣兵伐

張肅請  
先鋒入授

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節詔賜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初寔叔父肅  
爲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爲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是肅  
悲憤而卒寔遣韓瑛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瑛等卒不能進而還

書法

書代漢何  
子義也

二月漢寇樂陽太守李矩擊敗之○自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樂  
陽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知欲夜襲之士卒皆疑  
懼乃遣其將郭誦子產於子產祠使巫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  
相助衆皆踊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子產祠  
兵相助

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自弘農太守宋哲爲漢所攻棄郡奔  
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幾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  
屬上尊號固請不已睿乃即位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是



賀循爲世儒宗

此石馬之教

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官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

明習禮樂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謝致堂曰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谷目水瀕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犢牛之象謹按目司馬懿啓對於晉傳至愍

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謠考之前

史載元帝之爰爲小史牛其姓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誣

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昔迷其木姓姑以所承爲正耳蓋

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昌續晉宗

雖曰帝曹可榮而偽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何以安之

而不革耶必也以胡瑞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繫

屬人心舍而剝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

也元帝中與晉室垂祚百年然其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

氏之爲實矣故曰五馬度江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

姓之識也○牛繫馬後立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

沉其將牛金○一馬化龍帝竟登大位馬

南南頓彭城五主

魏遺使

功進

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

○自時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

○

琨遣温嶠奉表請建康勸進謂嶠曰

○

○

書苗之功

河朔

五季表

濟

竟非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德之三  
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處士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  
合意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  
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亦遣使勸進

發明

現中國也廆夷狄也合而言之者豈廆能尊  
王知義所謂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

廆非尚王  
知義  
燕起勸立  
大學

十一月立太學○初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

序廢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今王

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

篤道崇儒  
以勵風化  
辛酉元節

十二月漢主聰弒帝於平陽辛寅死之○聰出畋以愍帝行

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

之故老有垂泣者至是月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更史平

周嵩以許行出牧  
則所爲不許固辭  
書傳傳正

衣又使之執蓋置臣涕泣有失聲者尙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  
命引出斬之帝遂遇害諡曰孝愍

綱戊寅大興元年漢主劉曜三月王卽皇帝位○目時愍帝凶問

至建康王斬哀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

二年兩都播蕩宗室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

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撤去御座瞻

叱續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奉朝請周嵩嵩弟

也上疏曰古之帝王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

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耻副四海之

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王遂卽皇帝位百

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床其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

揖讓救火

帝座上格

列星

周嵩上疏

抗言

帝王義全

而後取  
王者尊世  
長久

若生何生  
仰照

生何由仰照乃止

**參考**按晉書導勸帝克已厲節國主帝飛於是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嘗從容

謂導曰觀吾之蕭何也

繼統與創

**尹遂昌曰**

繼統與創業不同今同當所言與費詩同旨固不為無見然時未知紹續之意耳五代劉崇偕謂其臣

業同

周書以為

詩同者

無見

歸四海依

歸之望

**綱**

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

**綱** 紹仁孝喜文節武藝好賢禮士

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

以善若言

太子

申韓刻薄

儂化

重之聘其姊為紹妃使亮侍講中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袁孝凡曰**

昔諸葛孔明輔蜀嘗所寫申韓管子六緒送太子而

將取節焉雖謂賢於孔明不亦可乎

漢書百  
堂災

綱漢益斯則百堂災○目燒殺漢主聰子二十一人

書法 著劉聰  
之滅也

張亮遣使  
上表

綱張亮遣使上表○目破羗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相國保開  
愍帝崩謀

稱尊忘大體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師

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才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卽位然

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張亮世烏  
忠貞

書法 寔自嗣位一書得璽獻之一書遣兵入援一書遣紀璞將  
兵伐漢於是書遣使上表皆予其忠也寔可謂也爲忠貞  
矣

獨顧和無  
言

綱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目導遣從事行楊州

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答曰明公

作輔寧使綱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和導咨嗟稱善

綱漏吞舟

祖先先我  
着跋

綱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

琨與祖逖齊名謂人曰常恐先我着轍○謂先取功

名也○目初琨世子羣為段末杯所得末杯

厚禮之欲襲匹磾密遣

使齋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獲

琨不知來見匹磾磾收

溫嶠表琨  
忠

琨縊殺之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後數歲乃加

溫嶠絕裙

贈太尉謚曰愍嶠之詣建康也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

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

溫嶠固讓  
散騎侍郎

奔喪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集道未臬諸軍奉迎梓宮猶未

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受拜

書法

綱目書琨無一大快人意於其遇害具官者亦惟其乃心帝室而已矣

發明

匹磾鮮卑之種乃心帝室亦甚可喜然不思戮力其功之義遂至戕害督將則其餘不足觀矣

鑑漢主聰卒太子祭立為斬準所弑丞相曜僭即位石勒進爵為

劉琨乃心  
帝室

趙公

祭立斬準執祭弑而代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

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

之後漢將軍喬泰斬準

尹遂昌曰

嗚呼中華之主天所立也其沐威存亡與天地相為

罪於中國得罪於世主實得罪於天帝也天仍假手於斬準屠  
其族戮其屍禍及其父骨火延其宗廟嗚呼天所以報劉聰之  
辱二帝者亦畧相當矣天道之  
昭昭如此後之人可不畏哉

詔州郡秀

十一月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目時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

策  
復試經

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為梓宮未返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臣

不以讐賊未報為恥務在調戲酒色二失也選官用人惟在白望

選求才幹惟事請託三失也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

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茲無所

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

元帝可謂能從諫

者不試皆暑吏尙書陳頹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

己卯二年

漢改號趙光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詔琅

琊恭王爲皇者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已爵加於父旣而罷之

書法

書皇其私親多矣詔未幾尋繼以罷元帝於是可謂能從諫矣

王敦忌周訪威名從事郭舒說敦曰荆州雖荒蕪乃用武之國

荆州不可以假人以

不可以假人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訪安南將軍餘

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玉環玉枕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

賈豎可以竇悅

賈豎可以竇悅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王敦不能制

漢王曜還都長安改國號曰趙以單于爲祖

呼右侯而不

石勒始與曜絕自稱趙王趙也加張賓大執法呼曰右侯而不

敢名



以慕容廆  
為平州刺

史

張疑稱廆

威德

綱庚辰三年

趙光初三年  
後趙二年

以慕容廆為平州刺史

○時宇文氏

攻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疑來獻捷疑至建康盛稱廆

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帝欲留疑疑曰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

宿將莫能雪耻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

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也帝然之遣使隨疑拜廆為安北將

軍平州刺史

趙以喬  
和苞為諫

綱五月趙

以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

○時趙主曜作酆明觀及

議大夫  
一觀足以

西宮凌雲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力

東有曰前營酆明觀市  
言道細民咸曰以一觀

平涼州  
二侍中有

之力足以

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

古人風

其悉罷諸役

綱趙經畧  
中原

綱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邱

雍邱縣名今屬河南開封府

詔加號鎮西

詛譟爲取  
何也計

馮果錫忠晉望致  
其從弟也反逆寔  
當不知何不問正  
言開營折其逆謀  
論者尙以疎導爲  
帝爲時事可

以誰王丞  
爲涪州刺史

王明馬共  
天下

將軍○後趙鎮戍歸逃者甚家境土漸感是月詔加逃鎮西將

軍逃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

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逃練兵積穀爲取河北

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逃脩祖父墓置守塚二家因與逃

書求通逃牙門童建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逃曰叛臣逃吏吾

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逃者逃皆不納禁

諸將不使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十二月以誰王丞爲涪州刺史丞即拯字首整○帝之始鎮江東也

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

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

且宗族強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

王導有佐命之任

王導任真推分

王導善處興廢

雅素佳士

鈎刀豈無一割之用

段匹磾常持首飾

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

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淡如也在其真性推之分眼

不介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帝欲**

用親舊以鎮方面詔以左將軍譙王丞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

與之宴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丞曰公未見知耳

鈎刀豈無一割之用鈎似錫不豈無一割之用可為刃時湘王困弊丞躬自儉約傾心綏

撫甚有能名

**辛巳**四年趙光初四年後趙三年三月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文鴛出戰力

盡被執罵賊不已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洎勒兵不聽與緝

竺等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

敬也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即起拜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後

匹雖死不  
易字

趙匹礪不為勒禮嘗著朝服持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見殺

發明

匹礪戕害劉琨遂至人心不附遂為羯賊所虜若無足取然礪本夷人竭誠晉室死不易守此亦君子之所嘉者故

予以全節而具其官

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陟都督青徐諸軍事皆假節領兵名

為討賊實備王敦也陟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

之密謀敦遺陟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陟答曰魚相忘

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逖以戴淵雖有才

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剪除也荆棘喻亂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

統之意甚快快不得意也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

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雍邱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久懷異志

人相忘於道術

劉琨答王敦書

繼在流輩中差有經濟幹略時方危

棘久任尚未必成功轉使吳王挾虛名坐統之以御

肘東齊如此用人  
尙可圖存哉

祖士雅康

懷忠義

自古難得

之士

士雅未開

道

王敦以豫

州爲康

聞逖卒益無所憚十月以逖弟約爲西平將軍豫州刺史領逖衆

**胡致堂曰**

祖士雅慷慨忠義有智畧以行之豈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士也惜其未聞道也戴淵可與其事則同心

協力以圖終功可也

印符角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適哉又况王敦

所以隱而未叛徒以豫州爲虞士雅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

旅張皇義聲使好人搆息不敢動何必快快發病而喪其軀哉

**陳止齋曰**

昔祖逖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兆成矣而元帝不委之逖遽使戴若思代之嗚呼君子是以知晉之不能

也西

十一月以慕容廆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封遼東公廆立子

皝爲世子

皝胡廣反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

壬午永昌元年

趙光初五年後趙九年

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移

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

初敦欲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奸邪將

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

狐依於城

城狐社鼠

最憑於社  
喻近君也  
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遂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

隗沈充亦起兵於吳興

三四國吳郡名今烏程縣屬浙江道

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

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

王敦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母敦

疏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

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目謙王丞遣鄧鸞說甘卓

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回

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授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

也卓意始決遂露檄數敦逆狀約陶侃同起兵討之敦遣魏又攻

長沙郡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丞南投陶侃或退據

零桂丞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

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遣丞書勸

忠臣義士  
竭節之時

吾志欲死

忠義

令百姓知

吾心

昔卓絕賊悞國非

專為游說所動蓋

初聞周戴之死先

已喪能是以隱忍

不進耳其言勢遠

恐劫天子待自解

欺世之詞及至還

震陽反為周慮所

圖何如斷彭澤據

武昌得建瓴之勢

乎一決不操自勝

伊威可謂多計無

王之小末

於周顛

周顛甲救

甚至

金印繫肘

之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丞復書曰足下

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按莊子

中淵鮒曰無升斗之未以活我乎周曰待我決西江卓不能從

水以活汝鮒曰如若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才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

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

入導呼之曰伯仁周顛字以百口累卿一家百口託顛直入不顧人

私也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

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

斗大繫肘後絕不與言遠嫌之過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

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賊臣逆子

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王導字方寄

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王導字方寄

王道大

義滅親

始以不教而後繼

以博教之海工

許爾無其曲為身

謀而其時遂及向

關竟親顏即的且

王彭尚持正論而

雖未必然藉教是

習而因事以除周

故對刀諸人不慢

大略可擬且觀其

後與王舍書尤不

帶自期矣庶免大

好之旨哉非刻論

史官我插答任真

推分猶得謂有筆

和

王彬直致  
王敦

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

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懷帝時嘗以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敦據石頭

城名今建業是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謂難掩無帝命刁協劉隗載

淵帥眾攻石頭協隗俱敗協為人所殺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

敦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敦謂淵曰吾今此舉天

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

能言呂猗猗素好論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感眾公不

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從容問導導不答敦問道曰周顛

三司無疑也道不答又曰止庶僕射耶觀者皆為流涕及

又不答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收頭顛被收容止自若

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

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彬敦然數之口兒拒



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

大怒曰爾以吾爲不能殺汝耶導勸彬起謝彬不謝殊無懼色

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

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還武

昌四月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朏死之五月敦殺甘卓敦既

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人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按晉書周顛爲

僕射畧無醒白時人號爲三日僕射

宋氏補曰王敦之反王導不能無罪也晉書公欲殺趙盾趙盾

毀郭解者解之客殺之公孫弘曰解雖不知其罪甚於無殺之

責者導既當國敦其從父兄也以王氏失職致興兵犯順導不

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今至報恩怨假手於賊自伯仁由

王導不能無罪

伯仁由我而死自此長安

三日僕射

王道欲危朝解之誅

問周顛見  
殺王導不  
肯於集導  
之罪歐仰  
顛之失歎

丁南湖曰

王敦殺周顛由於敦問導而導不答人謂導之罪矣

夫自取焉夫導因敦反而待罪顛將見帝導呼之以求救顛有  
救之之心則雖難言而亦垂領可矣微諾可矣却直入不顧以  
致導疑一失也顛救導甚切帝納其言及出導猶在門呼之顛  
宜亟述帝意以慰導乃不與言以滋其疑一失也既不與導言  
仍顧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失曰諸賊奴則顛然連及於導  
以鍾其恨三失也卒使積忿致讐假殺於賊敦之手導之惡不  
足言矣而亦顛  
之自取禍也

胡致堂曰

當茂弘懇懇之時顛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

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  
所以處周載者至於再三導竟不答志在於殺也清遠之暈於

子不由矣

袁了凡曰

予按致堂所以教伯仁者良善然當是時導爲反者

不得不晦其跡不然且以爲求而應之是徒益天子之疑而無  
救於導也要之顛救人於危疑之中故其術益深導望人於迫

切之際故其怨特至此導所以  
生而顛所以殺然負則在導矣

祖約進屯壽春

元帝恭儉明降何如

瑛瑯庶乎知節

問爭天下與收天下其勢難易何如爭天下與收天下異

祖約進屯壽春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

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十一月帝憂憤成疾崩司空王導受

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仁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太

### 子紹即皇帝位

賀善贊曰

瑛瑯庶乎知節然後出師露次移檄北征故綱目特書病之然其即位止稱晉玉雖中外勸進弗敢從也愍帝遇害始正帝位亦庶乎知節者故綱目書即皇帝位如光武者獨其無志遠譽不能盡祖逖之才遂使河南終淪左衽惜哉

陳止齋曰

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農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所起豐沛之餘無寸土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收非己之城邑故得以肆志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

陳止齋曰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農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所起豐沛之餘無寸土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收非己之城邑故得以肆志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

陳止齋曰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農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所起豐沛之餘無寸土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收非己之城邑故得以肆志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

高帝不得  
不勇爲

光武用高  
帝之道

之不恨也。指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勝亦之圍，榮陽之脫，漢於死而不哀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辛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爲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後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揣揣然推其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之後，中興之攻，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

### 肅宗明皇帝

諱紹，字道徽。元帝長子，在位三年，壽二十七。

長安。近日近紹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奇其對，一日與羣臣語及之，復以問紹。紹曰：日近帝愕然曰：何異問者之言？耶紹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敦在石頭，以其有勇畧，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鈎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

### 癸未太寧元年

趙光初六年  
後趙五年

四月敦移屯姑孰

郡屬江東  
今太平府  
自領

楊州敦以王導爲司徒

○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

王彬切諫  
王敦

敦移鎮姑孰屯于湖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

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敦縊殺王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以廣亮為  
中書監

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為中書監

敦表邪鑿  
為尚書令

書法不書后兄亮亮賢也與董卓楊駿異也

鑿敦論西  
朝人士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為尚書令○帝畏王敦之逼以鑒

為外援使鎮合肥敦忌之使鑒為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

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樂廣字考其實豈勝蒲武秋蒲奮字鑒曰彥輔

道韻平淡愍懷之廢通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

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鑒還臺遂與帝

謀討敦愍懷太子廢送許昌蒲奮收東宮官屬之辭太

書法敦忌鑒在如表選內在則非私鑒矣綱目以表書之不使夷於王氏之黨也

汜公精粗

先王

遠近觀公

此舉

趙王曜自隴上西擊涼州大震珍軍馬寔勸張茂親出拒

戰長史汜禧請斬之寔曰汜公精粗書生不思大計明公父子欲

為朝廷誅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觀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

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右臨討道

使稱藩曜封茂為涼王

甲申二年趙光初七年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楊州刺史督諸

軍討敦敦復反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眾潰其黨錢鳳沈

充伏誅○初敦疾甚詔拜王應應敦兄合子也敦無子以應為嗣為武衛將

軍以自副以王舍為驃騎大將軍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

後事附應和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之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

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中

王敘三計

下計乃上策

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

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敦親任温嶠嶠乃繆為勸

錢世儀稱

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錢鳳精

御龍腹

神滿腹鳳聞之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

宜自選鳳薦嶠嶠偽辭敦不許嶠愁已既去而鳳于後聞之因敦

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為醉以手版擊鳳幘墜鳳作色曰

温嶠擊錢

錢鳳何人温太真温嶠字行酒而敢不飲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

出開復人

復入者三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

敦病中猶與導書

敦曰太真作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

登導始終未嘗絕

告帝帝與亮畫計討之加導大都督督諸軍討敦○導聞敦病

敦必不起方以為

篤率子弟為敦發喪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尙書騰詔下

是以自託大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瑛之論曰今

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按史畧敦復反發兵而病

事必不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瑛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斬之

敦既精於學每有

至居敦側而極聞

氏燕人故帝類外氏而黃髮壯之為言生也

助索五萬奄至江寧縣名屬天府導遺舍書曰兒哀萌逆節凡在人臣

誰不憤歎道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

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帝帥諸軍襲擊大破之敦尋卒

敦崇悉平乃發敦瘞埋也出屍踣踣於而斬之周光斬錢鳳自贖

既為大道聖為所斬王彬

于除名猶為失宜等無所問

而更欲負之乎瑛

論所議特為瑛瑛

而而晉政不綱士

是益無可為已

王合與子應嗣王敦反敦敗應欲投王彬於江州舍

死劉孝標謂鄴寄賣友是譏現敗已弟舒非人矣魏徵作晉書

胡翻身是投將共再舉王敦事耶即彬具船待應將誘而致之



上也甘欲黨之鄒寄大計賣友何云見譏周公大義滅親當相取正劉魏謬評為亂賊樹黨詭於春秋之旨也

事異賞均

乙酉三年趙光初八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顛等官有

差○目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十虛議以為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事異賞

均何以勸沮王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

也卒用道議

陶侃為荆州刺史

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目侃復鎮荆州士女相慶

荆州士女相慶

侃性聰敏忠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間嘗

聖人惜才

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

陶侃惜分陰

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祭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

其酒器蒲博之具蒲音蒲博捕戲也博即今之雙陸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

曰樛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

奉饋前其所申

未屑於頭

砥柱中流册佩賢於王謝

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

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

所饋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俱皆令籍而

掌之籍籍籍册也所以記其數人咸不解所以後止會積雪初晴廳事前餘雪

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徼所貯竹頭作丁也釘裝船

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吳養心目晉俗之弊在於清談廢事而保能勤事如此可謂砥柱中流不為習俗所移賢於王導謝安遠矣

顧元城目幾於倒置矣神州在望誰無興復之心河朔猶存誰

無請纓之志顧新亭對泣徒效楚囚大江誓清亦成畫餅雖以王導周顛之賢祖述示壺之志竟不能越長江以此豈其才有不逮哉皆蹈清談之風而戲遊廢事不能振拔有為而侃能勤勞自奮以圖回國政匡濟時艱卒之戎服登車群胡授首豈非

玦中之錚錚玉中之皎皎者乎

王公非社稷之臣

拜官不受東漢以來虛中積習以亂長外託高第也下虛影實務

王公合親前後拉論王等及病懲放等惡俗朋次首見不凡

王公不肯苟同時無謝泰如舍延石

七月帝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誅剪逆臣克復大業

太子衍即位生五年矣群臣進壘王導以疾不至下壺正色於朝

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

導聞之輿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庾亮下壺參輔朝

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

顯宗成皇帝

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壽一十二而崩

丙戌咸和元年

趙光初九年後趙八年

六月以郗鑒為徐州刺史○目司

從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下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

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

弘裕不肯苟同時好阮孚謂曰卿嘗無閑泰如舍瓦石不亦勞乎

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

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盡厲色於朝曰悼禮傷教罪莫大焉

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八月以溫嶠爲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爲會稽內史○目初王導

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時歷陽郡名屬淮

內史蘇峻前守臨淮屬於王敦再犯關時入衛有功威望漸著

及任歷陽卒銳器精志輕朝廷招納亡命亮脩石頭城以備之復

命嶠舒以廣聲援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尙淺主幼時

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

綱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羨爲弋陽縣王○目宗初爲肅

宗所親任庾亮忿之至是以失職怨望亮殺之由是愈失衆心宗

之死也帝不知久之問曰當日曰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

知亂將出而承外  
出知國計則得矣  
其如國計何然此  
坐放逐名高之徒  
雖在內亦何濟於  
事

王導以寬  
和得衆

木字求爲  
廣州刺史

曰頭公何  
在

庚亮官鎮之以

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何如亮懼變色

庚亮固非濟變之

發明

亮輔政之初主少國疑正宜鎮之以靜輒乃殺戮近親既

止爾允所謂召則

垂泣亮能無愧於心乎觀二人

反連而禍小不名

無罪可書則亮之失刑明矣

則反連而禍大也

丁亥三年趙光初十年冬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若以導等為老成

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示壹温嶠累書止亮舉朝以為

持運是義雖忽羅

不可亮皆不聽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峻遂不應命○温

矣惟亮始因自用

嶠即欲率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

取賊縱復不能身

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三我

勿徒會是奔風委

欲反我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

其于孤注喪節

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以兵會峻

誤國之罪夫復何

慶西遊進

於歷陽

我寧山頭

望廷尉

望廷尉

桓彝世兵  
赴難

鷹鷂之逐  
鳥雀  
桓彝可謂  
急君

發蘇峻雖云狂悖要非處仲之比使當時處之以理或

挑侯峻自速其變故上書召峻為大司農下書峻反明當時不召峻未必反耳處仲王敦字

綱子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內史桓

兵赴難目初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

易擾宜且按甲以待之翼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

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退保席德

書法書赴難何予倡義也蘇峻之亂書

綱戊子三年趙光初十一年正月温嶠以兵赴難至潯陽二月

書令成陽公示壹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潯陽峻兵犯關

綱時峻率眾二萬人濟自橫江至蔣陵覆舟山蔣陵即金陵也覆舟山在應天府宋

武帝改名真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

丹陽南道步來應天府治南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

果阜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乃悔之峻攻青溪在應天柵青溪

府治果不壹帥諸軍扼擊力疾盡昔癰新愈苦戰而死二子眇眇于

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復何恨乎按

書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於君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

署亮奔潯陽今德化縣將行顧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

棟折榱崩誰之咎也國峻兵入臺城臺城在應天司徒導謂侍

中褚爽爽色曰至尊當御正殿爽即入抱帝登大極前殿導等登

衽床衛帝峻兵既入叱爽令下爽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

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府藏一空按晉書是時大宜

以御膳百姓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為

彼泣響震都邑

士盡父子

忠孝

父子忠孝

何恨

忠孝君子

一門

後事深以

相委

積正色何止峻

身不敢上殿宮門  
苟設來何至任  
其掠奪擊橫且峻  
系重道應示以  
大義直斥其罪乃  
坐視狂悖甚至聽  
其除拜恬不為怪

敗之罪會可通乎

今日當以滅賊為急

廣免四夫

閭閻充溢

壽慶為六

同慶以速

其寧城之

反先信言

共失有四

請註官之

太尉峻自錄尚書事温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亮至潯陽宣太后詔

以嶠為驃騎將軍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

以示天下遂不受

尹遂昌曰

蘇峻狼子野心庾亮既不能思所以處之乃遽頒詔命自速其反方其下詔之初舉朝以為不可亮乃復

諫自用其失一也温嶠欲率眾入衛三吳欲起兵赴亮皆拒

之其失二也孔坦請斷阜陵守當塗諸口而亮不從其失三也

陶回請伏兵小丹陽南道亮又不許其失四也由是而觀召蠻

臨禍誰其尸之至於國破君危社稷不守亮不能於此灰身以

謝天下方且奉頭鼠竄草間求活向非温嶠諸賢戮力討賊則

晉氏必不血食亮雖萬死猶為無補悞國如此尚可不加誅責

乎按晉書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塗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

丁南湖曰

作史之法以褒崇忠孝為第一義故書之不厭其詳

大敗峻攻青溪柵壺又苦戰而死二子矜肝亦死是其父子三

人忠孝各盡史家華袞之褒夫孰有重焉者顧少微以擇要為

善乎至史綱詳書之則天地之大問立而古今之大義彰矣



温嶠以陶侃人詞峻

進討如石

投卵

陶侃戎服

登舟

温嶠灑泣

登舟

温嶠流涕

温嶠

侃因陳亮私憾不  
急國難頗有溫嶠  
苦心共濟幸成其  
事而侃之太尉臣  
節百隊矣備

袁了凡曰

陳亮陶侃因蘇峻而釋檄郭子儀李光弼遇安祿山而解仇以心為國而無以有己者其始是夫

綱五月温嶠以陶侃入討峻遷帝于石頭郗鑒王舒來赴難

鑑將起兵討峻遣督護王愨期詣荆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

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之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侃後追登還嶠遣書曰峻約無道人皆切

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為賊侃即戎服登舟晝夜

於幾成而或者遂謂公緩於討賊侃深感悟

而進嶠有眾七千灑泣登舟郗鑒在廣陵

廣陵今楊州府城孤糧少逼近

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入赴國難將士爭奮同趣建

康曰目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於石頭

侃從導固爭不從導密令

張閭以太后詔諭三吳

謂東吳蘇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

舒使庾冰

冰庾亮之弟將兵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

蔡謨義興太守顧眾等指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

給軍費

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郗鑿遂帥眾渡江與陶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

**尹遂昌曰**

蘇峻反，逆宮闕為墟，乘輿播越，宗廟不守，陶侃身為督將，手握馮兵，固當洒泣誓眾，畢力討賊，猶恐不及。

夫何坐視朝廷，傾覆累無救援之意，必待溫嶠再三邊說，僅乃肯前，未幾又欲還鎮，向非諸人力挽，侃必翩然西歸矣。書之曰：以所以見侃本無赴難之心，幸賴嶠能左右之耳。侃在晉朝不為無功，獨於君臣大節有所未盡，故君子深為惜之。

**綱**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

是役也，勇於義者其惟桓彝乎。

**○**時彝聞京

城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

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

**蘭石**

地名在寧德府旌德縣北，今名桓公城。

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

桓侯厚恩，當以死報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

命縱不負桓侯

桓侯不負國

戰而死冕遂進軍城陷執殺之

問十壺桓  
發忠節執

**發明**

蘇峻之亂十壺桓發誓以死節書夫以壺之父子俱死一門忠孝固已表表在人耳目若發則始聞峻反即時起義

優

父子一門

忠孝

垣發志在

徇國

全節與下

侯等

師克在和

古之善教

騎虎安可

中下

高時皆無溫嶠

佩必西歸忠臣

如是乎則平日所

為勸禁許事概不

之辨矣

未幾受圍危亟誓以必死此其志在徇國有隕無二

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沐侯等也

**圖**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圖**時西

軍與峻久相持不決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

和古之善教也嶠等與公俱受國恩事若濟則臣主同祐如不捷

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

獨返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萇殷羨等皆勸侃乃分米

餉嶠俟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自在

石壘也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馬躡躡也傷部將彭世李千

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碎也割之焚其骨餘眾大潰峻司馬

任讓等其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趙亂遣將擊祖約于歷陽約

奔後趙

**發明**

侃前人援書以者原其志也今此斬峻先書侃者序其績也温嶠過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傳其下多怪物嶠遂

然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者亦衣者其夜夢人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按晉書顧衆吳郡人虞厚

會稽人起兵討蘇峻史贊曰願實南金虞惟東普○按討荆楊之金會稽之竹箭乃東南至寶

**于穀**

穆無纖芥自疑其義正矣陶南征之在晉拔萃陝落

之問比肩僞髦之列超居外相寵總上流布德懷威則嚴城靜析芟夷羣醜則淪鼎再寧誠輔相之寵功中興所希有也

**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前**

**趙亡**

趙劉淵自惠帝永興元年僭號爲漢爲趙至是四世合三十七年

**司馬公曰**

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譴起

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誇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爲屠肆矣曜以疎族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遣勒準之亂興

兵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耀甲西河則張茂  
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蕪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  
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及乘高堦之捷以圍金墉  
一戰而跌生爲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耳

己丑四年

趙光初十二年○後趙太和二年

二月諸軍攻石頭

建威長史滕舍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合部將曹據抱帝奔

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

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愧色

袁了凡曰

王導之於王敦亦司馬師昭之  
司馬孚也幸敦以不成而死耳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

都會稽議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立德俱言建康王者

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

脩則樂土爲墟矣由是不復徙都而以褚裒爲丹陽尹裒收集散

司徒合取  
故節  
蘇武節似  
不如是

建康王者  
之宅

帝王不以  
豐儉移都

以褚裒爲  
丹陽尹

亡京邑遂安

論平蘇峻功保鑿嶠以下

封拜有差庾亮泥首

以物蒙頭如刑人之狀而請罪

也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

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

亮求外鎮自效

也亮乃求外鎮自效遂以為

豫州刺史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

以庾亮為豫州刺史

未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

侃請收附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

以上敦為廣州刺史

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

敦憂愧而卒

問晉以庾亮去敦為刺史何如

司馬公曰

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窟身苟免卡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既不能

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温嶠卒以劉胤為江州刺史○嶠

劉胤非方伯才

卒時年四十二謚曰忠武

按嶠盡心晉室

亂嶠軍司也陶侃

郗鑿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

亂果侈豪縱酒不恤政

綱庚寅五年趙建平元年春正月太尉佺討郭默斬之○默殺劉胤

商侃將兵討默

司徒導以默驍勇難制以爲江州刺史佺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

也卽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

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答佺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

趙養時晦以定大事

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遭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佺笑曰是

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佺斬之

綱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卽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綱趙誅祖約夷其族○目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州

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在趙爲左衛將軍及約誅嘆曰

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

亡復歸江南

繼至辰七年趙建平三年正月趙王勒大享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

石勒比高

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

人豈不自知

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韓信彭越

大丈夫行事如日月

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以鹿喻帝位也大丈夫行事

宜礪礪落落礪與歸通磊落落言明白也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曹操司馬仲

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老狐能變化以媚惑於人故稱欺詐語或者曰狐媚以取天下也羣

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

以意論古今得失

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

石勒聽讀漢書

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石季龍

胡致堂曰石季龍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

知光武

與韓越比肩遇光武則當並驅中原是以光武為韓彭之流豈知光武者哉



是舉強人意

**綱** 癸巳八年

趙建平四年

春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

**發明**

晉氏立國江左畧無振起之意獨石勒遣使乃能詔焚其幣是舉強人意大書揭之蓋幸之也

**五月** 遼東慕容廆卒世子皝以平州將軍行平州刺史

平州北燕之州

名今直隸永平府是也

**十月** 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或以告淳

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淳謂雄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瑯今使盜殺之江中何足以示

天下雄大驚曰安有此邪景鸞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

壯士安肯留且試以

卿意觀之竟不肯

**書法** 書遣使上表何予義也張氏嘗書遣使矣不書其人此則

於淳自蜀求通問關險阻必達君

命可謂賢矣故書予之而駿不稱趙涼州牧

**綱** 甲午九年

趙石弘延

二月

以張駿為大將軍

先是涼州僭屬勸

以張駿為大將軍

此非大臣非人臣所宜言也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是每歲使者不絕

侃治績未有可稱  
然心不純正於  
峻之亂見之所謂  
鐵中鋒者其

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

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侃在軍四

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郡屬江東今寧國府迄于白

帝城在燕州數千里，中路不捨道，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

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安謝鯤從子也每言

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秦孝按史畧侃都督八州威名赫然或謂侃夢生八翼上天門至八

重折左翼而下，力能跋扈，每思折翼之夢，輒自制卒。諡曰桓。

竟了凡曰：晉史載蘇峻之亂，陶侃赴難，晝夜兼行，則謂以不與

也。又不給軍糧，請附廷尉，則謂囑軍乏食，求米怒欲西歸之事

非也。晚年以益謙自憊，屢欲告老，則謂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

伺之志，非也。此據史所書以證之。諶其矛盾如此。毋亦庾亮  
自羞失策，又不肯諫，服侃侃後嗣衰落，而庾氏世秉朝權，疑史  
氏因而加誣也。未陳諫公亦謂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  
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陷王愨，折翼化鶴，針失指理之事，隱與

陶公似魏武孔明

陸抗諸人不能及

用法恒得法外意

秦孝

竟了凡曰

晉史載蘇峻之亂

陶侃赴難

晝夜兼行

皮更春秋四時之  
氣亦備爲何等語  
清談可笑可鄙若  
此

杜延業共爲之。○按陳眉公曰晉史謂陶侃握重兵居上流潛  
有窺伺之心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乎自古謂人至加以  
夢寐中事以其難明也不可舍  
其灼然之迹而信夢寐之誣也

**立**期期後爲漢士壽所私  
**成**王雄卒太子班立其弟期謀作亂越雄之子也因班夜哭弑之而

**立**其壽即位改國號漢

**綱**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

褚裒杜又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老謂道德經擅名江東而浩

尤爲風流所宗相彛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季野褚裒字言其外

無臧否否音鄙善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

氣已備矣

**更**臣斷曰庾亮致蘇峻之反甚矣其罪之重大也禍及於君則

後亮亦愧作多矣而伴言逃竄以塞人之指頰奪印依依戀祿  
自乞豫州者至是六一矣乃愧作之意頓忘富貴之懽益熾安

殷浩皮里  
流所宗  
季野  
不言而四  
時之氣備

亭六州禮辟殷浩相與四志風流登南樓翫秋月據胡床恣談詠可謂擅一時之樂矣曾不知觸景思懷嘗念及君親否耶

十一月趙丞相虎廢趙王弘為海陽王自稱居攝趙天王由弘

及太后氏尋弒之

綱乙未咸康元年

趙王石虎建武元年  
成王李明王恒元年

三月辛司徒導府

綱帝

既冠音猶委政於導導辟王濛王述為椽屬濛不脩小廉而以清

約見稱與沛國劉惔

音談

及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

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綱述性沉靜每坐客辨論蜂起而述處之

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門闕地位辟之既見唯

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自王操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

發言一座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

謝之綱九月趙王虎遷都鄴

何得每事盡善  
張駿上疏  
請北伐

詩近稱爲  
賢君

張氏四世  
忠賢

十月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  
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  
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爲賢君駿遣使上疏以爲勸雄旣死虎  
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勅司空鑒征  
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書法

張氏門世忠晉自見而後鮮克繼者  
矣○張軌張寔張茂張駿凡四世

丙申二年

趙建武二年

二月立皇后杜氏

帝臨軒遣使備六禮迎之  
羣臣畢賀后預孫女也

戊戌咸康四年

趙大祖石虎建武四年○成敗號漢中宗李壽  
漢興元年○代高祖什翼健建國元年○昔大

國一漢涼小國一新  
小國一凡四借國

五月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

○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

旣據上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

導性寬厚委任諸  
將趙胤等多不奉

與扇自啟

元規塵汚人

法大臣患之亮與鑿歲欲共舉  
兵廢導鑿不聽孫盛諫亮乃止

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

規塵汚人

亮字元規庚

鄒九宰曰

王導身任宰衡為國倚重方且弘其襟度用人惟已  
庶幾賢知奪其翼成中興之治也彼庾亮者以元勇

之尊與導同受顧命別握重兵於邊遙執朝權亦勢之所必至  
者也為王導者度其所執者是則當虛已聽從其闕成治所執  
者非則面陳可否大則公附廷議闕白於上以折之使或穿  
擅違抗然後聲義譴責何有不服鑽乃內懷不平自生媚態舉  
扇蔽塵一何褊隘之甚邪直作仁之不能免也即此而觀則知  
其見疎之時史稱其能任事推分而澹如也亦安知其非矯情  
也哉

王導以李充為掾充以時俗崇尚浮虛嘗以為老子絕仁棄義

益患乎懷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逾遠

乃作學箴以祛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

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

作學箴以  
秋其蔽  
仁義固不  
可遠

已

爾時相常請議那  
無實行惟顏含亦

外郊平卓自樹立  
勝於時輩遠矣

鄙人不識  
時務

馮祖思問  
佞於我

顏含却然

奇性命無  
勞錢龍

尊應相以來從無  
一語及欲復今忽

請許亮北伐豈  
以中原為念哉

外以和衷示吳蜀  
則明知亮不能成

功而欲藉是以傾  
之耳此正與仇殺

十月光祿勳顏含致仕○**三**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

師傅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

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

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思祖馮懷字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

嘗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

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筮龍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而卒○**四**代王

槐卒弟什翼犍即位雄勇有智畧國人附之有眾數十萬人拓跋

氏自是愈大

**三**己亥五年趙建武五年三月庾亮欲開復中原移鎮石城表請伐趙

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鑿太常蔡謨議皆以為未可謨曰

周頌同一謫計不  
可不知

能以大江樂蘇峻安召諭

七月丞相始與公王導卒以何充為護軍將軍庾冰為中書監

導書因事

楊州刺史參錄尚書事○目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月

王導美計  
有餘

之益而歲計有餘以每日治效論之似無益輔相三世倉無儲藏

庾冰經綸

不重重平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及導薨徵庾

時務

亮為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

朝野翕然  
稱爲賢相

會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爲賢相范汪謂冰

玄象豈吾

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

所測

盡人事耳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

東晉王導  
之功居多

更臣斷曰東晉中興王導之功居多元帝之在藩也導獨知其

既而西京覆沒四方勸進王敦憚帝嚴明欲更議所立賴導固  
爭厥議遂止二也及其輔政不以江左寡弱而為偏安之計方



且大立規模廣建羽翼先用顧榮賀循以來眾士盡收江左各流以佐謀畫故桓彝見其丞談時事而較憂周顛聞其志復神州而收派三也是以賢士競進百姓歸心荆揚晏安戶口殷實江左立國幾百餘年導之功豈少小哉

鄒此老蔡

太尉南昌公蔡鑒卒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時鑒疾篤上

疏薦謨平簡正直素望所歸可爲徐州鑒薨卽以謨代之

○九月趙以李巨爲御史中丞○趙王虎患貴戚豪盜乃擢巨

良臣知猛

爲中丞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

信哉

○辛丑七年趙建武七年二月封慕容皝爲燕王○初皝遣長史劉

遷齊心存

翔來獻捷爲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不可翔曰慕容鎮軍

心存本朝屢殄彊敵使石虎畏懼功烈如此而情海北之地不以

爲封邑何哉尙書謂葛恢胡之婦夫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

是復得  
右虎

蔡如知恤  
劇家之頤

忠臣畢命  
之秋

葛草猶宜  
早除

利唯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

復得一石虎也

朝廷何賴焉翔曰蔡婦猶知恤宗周之隕

左傳鄭伯如晉

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接不恤其緝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注發寡婦也言寡婦不憂其緝之無緯而惟憂禱將及已也

今晉室阽危君位俾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鎮

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昌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一艮山

君輩爾何充等因奏從之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

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生民塗炭斯乃

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

沱江之別渚奢靡

傲誕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

慙乃遣使持節册命與翔偕北公卿饒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族以

滅有窮勾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况寇讐乎今不虎

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綱三月皇后杜氏崩夏四月葬恭皇后

鑑王寅八年趙建武八年五月帝不豫帝二子不奕皆在襁褓庾冰說

帝以國有強敵宜立長君請以同母弟琅琊王岳為嗣帝許之六月帝崩琅琊王即位諒陰不言委政於庾冰何充

綱十二月立皇后褚氏○時徵后父褚裒為侍中裒以后父不

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平州江府城西

吏臣斷白成帝頻務簡約雄武之畧禮大臣有足稱者惜乎政

出渭陽刑賞顛錯殺戮近親貶黜舊傳帝僅六歲已能詰問流

淚則庾亮之專國擅權可知矣蘇峻雖云狂悖逆謀未彰亮處

置大官。激成反狀。乃奉頭鼠竄。僥倖免。遂致遺憂。國母遷帝。石頭。備井温。嶠陶。濕者。君子戮力。以賊。斬峻平。亂社稷。已非晉也。○遺憂。國母皇太后。庾氏。以憂也。

康皇帝諸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初封琅琊王及成

庾翼

○癸卯建元元年趙建武七月詔議署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

温

史桓宣伐趙宣嘗留鎮襄陽招懷納勸課農桑趙○翼為人

喜功名

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琊內史桓湏葵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

杜殷才名

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嘗薦於成帝曰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

冠世

以常人遇之常靖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

此輩宜束之高閣

杜又殷浩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

明殷浩擬管葛何如

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十年時人擬之管葛

時人擬之管葛

出處下江左與亡深源當如謂孔明謝尚王濛常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與亡常相與省之知浩

之生何

王夷甫立

名非真

翼以滅胡

取討為已

任

所擬終錄

奏鳴

庚翼志在

克復

為臣者以

狗國為心

為國者以

絕復為念

有確然之志既還相謂曰深源

股浩字

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

司馬浩不應翼遺之書曰王夷甫

王衍字

立名非真立虛名也意謂

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

翼以滅胡取蜀為已任欲悉眾北伐移鎮襄陽詔翼都督征討

軍事進詔北行遣庾冰出鎮武昌以為繼翼以温為前鋒小督表

相宣督諸軍趣丹水

發明晉遷江表中原淪於左征諸臣曾不以讐虜為念獨庾翼

志在克復是以上書移鎮襄陽下書都督征討皆示其予

之之意故畧其違詔之失也明乎此則知為臣者當以狗國為心為國者當以紹復為念矣

甲辰二年趙建武十年○漢正月桓宣及趙兵戰于丹水敗績

書法晉伐之不得志綱目所深惜也

九月帝崩太子昞即位年方二歲太后褚氏臨

朝稱制何充加侍中錄尚書事